

耄耋老人李保光： 痴迷研究牡丹半个世纪

本报记者 李德领

带着老花镜，一手持笔，一手翻阅书本，这是李保光先生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。今年83岁的他研究牡丹已过半个世纪，但对学术的痴迷并未减少，谈起牡丹与牡丹文化，他总是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。

1956年，李保光考入北京师范大学，毕业前夕，偶然读到了“武则天贬牡丹”的传说，从此踏出了牡丹文化研究的第一步。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，便常走访于牡丹园，收集与牡丹有关的资料。每逢周末、节假日，李保光便深入牡丹园等地方调查访问，一辆三轮车就成为他的交通工具。凭着坚强的毅力，李保光先后出版了《曹州牡丹史话》、《新编曹州牡丹谱》、《国花大典》和《牡丹人物志》等。这些牡丹专著，早已传入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，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伯克利大学均有收藏。撰写了介绍菏泽牡丹的风光艺术电视片《花乡曲》、《菏泽牡丹》等，其中《花乡曲》已译制成英文版传入美国。其事迹已被美国《世界名人录》等200余部大型辞书和网络收录。

“我爱牡丹，不是因为她的富贵娇嫩，而是

‘武则天贬牡丹’的故事，而是牡丹这种铮铮铁骨的反抗精神。”李保光说，退休后，除了继续深入研究牡丹文化、著书立说外，还利用诗词、书法对牡丹文化进行宣传。

菏泽被命名为“中国牡丹之都”后，李保光却感到有些许遗憾，“牡丹是城市名片，而菏泽还没有形成浓郁的牡丹文化氛围，不少菏泽人对于牡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这样太不应该。应该让牡丹的历史发展、诗词文化进入本地学生课堂；虽然牡丹花期有限，但可以把关于牡丹的诗词歌赋印在城市街道的文化墙上，让人们在赏之余，更加深入了解菏泽牡丹，了解本地历史文化。”

半个世纪致力于牡丹文化研究，为何对牡丹如此情有独钟呢？李保光的回答很简单：“热爱祖国就要热爱家乡，热爱家乡就要爱她的一草一木。只是想写出我对家乡的爱，我会一直写下去，直到写不动……”



国就要热爱家乡，热爱家乡就要爱她的一草一木。只是想写出我对家乡的爱，我会一直写下去，直到写不动……”

大学生志愿者： 让游客记住菏泽的美

没几天就有了自己的讲解方式，用一些小故事更能吸引游客注意力，比干巴巴的讲好多啦，这样很能减少游客不听你讲话的尴尬，让游客记住菏泽的美，记住牡丹的艳。”

赵岩岩仅仅是曹州牡丹园内大学生讲解员的一个缩影，他们在曹州牡丹园担任讲解员，进行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，自己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学业，不耽误功课的进行。同是菏泽学院学生的魏亚梅说，自己的专业笔记非常多，自己只能晚上回到宿舍进行笔记整理，虽然累，但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任银来：将皮影戏演到曹州牡丹园

本报记者 张建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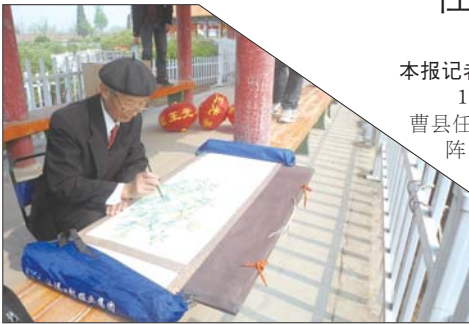
11日，曹州牡丹园观花楼后的亭子里，曹县任家班的任银来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上阵，免费给游客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皮影戏。“牡丹是菏泽的特色，很多人慕名而来观赏。在牡丹园内演出皮影戏，希望能借此让更多的人了解皮影戏，让古老的艺术流传下去。”任银来说。从

日开始，任家班还将接着在曹州牡丹园表演一段时间。据了解，皮影艺术堪称当今影视艺术的鼻祖，起源于中国，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。

任银来告诉记者，大约从清朝乾隆年间，黄河泛滥，大水淹没了曹县常乐集乡任家庄，村里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，四处乞讨。村里任姓的第一代皮影艺人，就开始到山西学习皮影戏的表演，组织演唱人员，并游走于乡野之间。他们将自己的演出团体以自己的姓氏命名，对外称之为任家班。“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八代传人了。”46岁的任银来从部队复员回来后，他挑起了任家班这个担子，“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，丢了太可惜，不领着班子就散了。”任银来说，“这么多年来，任家班成员收入微薄，很多人都快坚持不下去了。幸亏近两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视。如今市里第四批非遗名单已经下来，曹县任家班的皮影戏就在其中。”

任家班的皮影戏不仅有古老的物件，比如一些老皮影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。而且还跟随时代进行了改进，除了一些常规的戏剧，还增加了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动画片。“小片大约半个小时，短戏1个小时，更长的是连续剧也有几天的。”适应不同人群的爱好的。

“作为菏泽人，看过很多次牡丹，也唱过很多次牡丹。这样在牡丹中表演还是第一次。”有这样的机会，任银来很激动，牡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而且历久弥新，他盼望皮影戏事业也能如牡丹一般得到社会的认可，市民的关注和喜爱学习。



七旬“牡丹傅翁”： 每年都要来菏泽画牡丹

本报记者 李凤仪

“今年还会去菏泽牡丹园，我喜欢那一片片的锦绣花园！”78岁的老人傅连友表示，自己曾于1975年被菏泽牡丹惊艳过一次，心里一直念念不忘，2009年之后每年都来，只要身体还可以，自己一直会再坚持来个八九次的。

几乎在每年的4月份正值牡丹花开时，就会有一位七旬老人带着画画工具前来描绘牡丹的国色，支起画架，在宣纸上“记录”下牡丹姿态，构图、用笔、用墨、敷色，每一笔都毫不含糊，挺拔的绿叶和花苞在纸面上相映生辉。

这位老人是北京大学大连艺术学

院美术专业教授傅连友，18岁那年考入了鲁迅美术学院，潜心研究花卉写生技法，现已进入古稀之年仍不辍笔。从2009年之后每年都来一次菏泽画牡丹。

“对菏泽的牡丹产生感情了，来菏泽是轻车熟路，菏泽花好人更好。”傅连友对记者说道，自己1975年首次来到菏泽牡丹园，姹紫嫣红的大片牡丹深深震撼了他，1977年又来到菏泽牡丹园写生，流连忘返。

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人中断了来菏泽看牡丹，直到2009年在儿

子陪同下又来一次，感觉变化很大。从那以后老人每年都来。

“春来谁做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牡丹。”因对牡丹的深厚情感，傅连友多次来菏泽写生，积写生稿数百幅，熟悉的朋友们都戏称傅连友为“牡丹傅翁”。

图为老人在聚精会神描绘牡丹。(资料图)

驱车一千六百公里 从青海来菏泽看牡丹

本报记者 张建丽

60岁的田卷营是位残疾人，为了看到菏泽牡丹，他专门开车两天，行驶一千六百公里，从青海来到菏泽。

“太美了！果真不虚此行！”在曹州牡丹园，田卷营拿着相机四处拍照，兴奋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。他来自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，出发那天，家乡还正下着大雪。从大雪冰封的冬天一下子过渡到阳光明媚的春天，田卷营和他的妻子笑称，一路的

辛苦都不算什么。

虽然远在青海，田卷营对菏泽牡丹的关注从未减少，并还专门查找过资料。他说菏泽市牡丹栽培历史悠久，明代已负盛名。蒲松龄在其《聊斋志异》里就有“曹州牡丹甲齐鲁”之说，并写下了葛巾玉版的神话故事，后又有“菏泽牡丹甲天下”之称。一个冬天他去北京时，曾经见过美丽的牡丹，花农说是从菏泽带过去的，还说菏泽的牡丹大批引种到欧洲等地

方。“菏泽牡丹可以说是中国牡丹的发源地。”田卷营他更加热切地盼望有一天能到菏泽近距离地一睹牡丹芳容。田卷营今年正好60岁了，刚刚退休。经过一番准备，他和妻子两人开始了牡丹之行，一路南下。两人轮班开车，在两天以后终于达到了菏泽，看到了梦想已久的菏泽牡丹，“打算明年花期的时候再来，真是看不够啊！”

